

沈克成◎审订

瓯越新韵

林正华 林爽◎著

OUYUE XINYUN



广东话是唐代国语，闽南话是宋代国语，
我们温州话至今还保留许多古音读法，是唐宋之间的国语。
用温州话填词作赋，押韵要比普通话更接近古音。
现代人研究国学要学习温州话。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瓯越新韵

林正华 林爽◎著 沈克成◎审订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瓯越新韵 / 林正华, 林爽著.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526-1832-7

I. ①瓯… II. ①林… ②林… III. ①民间歌谣—
作品集—温州市 IV. ①I27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2587 号

瓯越新韵

林正华 林爽 著

责任编辑 陈金霞

装帧设计 吉祥文化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20

字 数 580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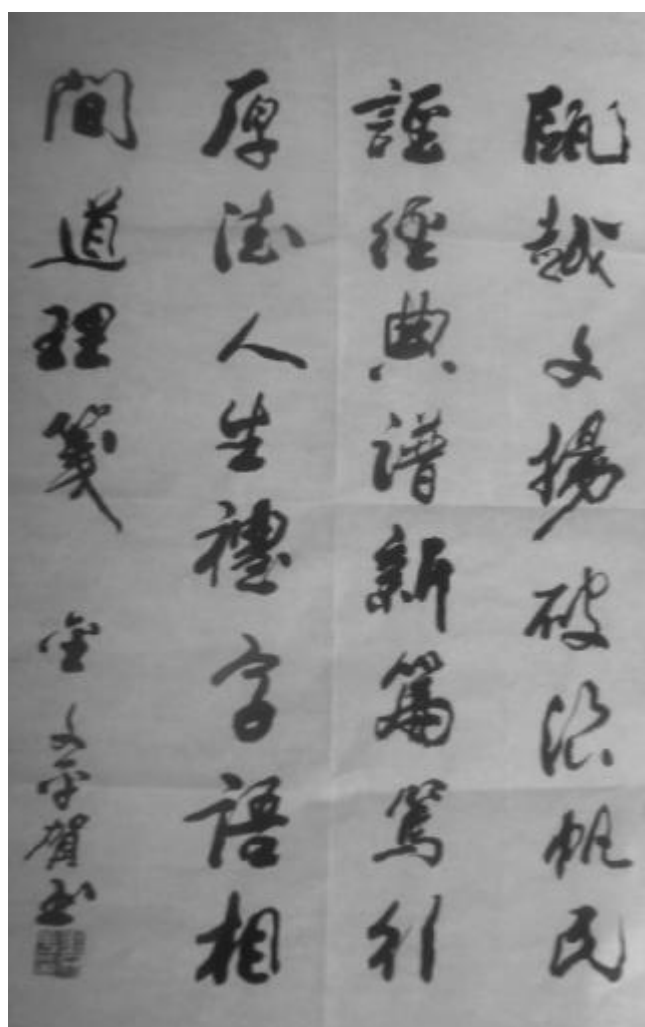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832-7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话是唐代国语,闽南话是宋代国语,我们温州话至今还保留许多古音读法,是唐宋之间的国语。用温州话填词作赋,押韵要比普通话更接近古音。现代人研究国学要学习温州话。

——南怀瑾



温州民俗学者金文平先生为本书题字



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叶良中先生为本书题字



001

序

序

沈克成

我是先见到书稿,再认识作者其人的。

我的手机号码已十五年未变,我的电子邮箱也是十几年不变,因而,每天的邮箱里垃圾不断,我都习惯了,绝不生气,删掉就是了。但是,有时也会出现一些请教或咨询的信件,于是,我给自己立了条规矩,凡是有署名并表明身份的,我都一一作答;凡是没有署名或用假名的,我一概置之不理。

记得在两年前,我收到了一份有关温州方言的书稿,发信者态度很诚恳,意思是说想请我看一看,提提意见。我虽然不认识这位发信的林正华先生,但却被他的诚恳感动了;但一看书稿,又觉得不怎么样。于是我给他回了封信,意思是说任何一种方言,都应该是有书面语的,只是很多人将其遗忘了,所以出现了会说不会写、乱代乱写的现象。我提醒他要创作方言歌谣或俗联,必须掌握好方言学的基本知识,了解民间和祖先习惯的遣词用语,不可以乱造乱代,更不可随意杜撰。我向他推荐了两本书,建议他好好读一读。一本是郑张尚芳的《温州方言志》,一本是拙著《温州话词语考释》。

信发出后没有了下文,我也置之脑后淡忘了。半年后,又收到了林先生发来的函件,并附上了他的修订稿。与此同时,我接



到了原市政协副主席郑朴先生的电话，说他当中学教师时的一位学生想来拜访我；第二天，鹿城区社科联的李岳松带着林先生直奔我的工作室来了。岳松介绍说，林先生是他中学时的语文老师。一位说是学生，一位说是老师，我也被眼前这位彪形大汉搞迷糊了。郑朴先生、李岳松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介绍来的人，我都是无法推辞的。那一天，林先生还提了两瓶酒来，像是当见面礼。我一看，映入眼帘的是“五粮神”三个字，我平日滴酒不沾，对酒不感兴趣，也不知酒的好坏；如果送来的是茶叶，我就内行了。客套了几句后，林先生说让我把书稿好好看一看，再提点意见。我漫不经心地把酒搁在那儿没将其带回家。想不到没过几天，我的工作室被窃贼光顾，半夜里撬窗而入，拿走了两台笔记本电脑，还有就是这两瓶酒。我有这么多的书，窃贼一本也没要。第二天我报了案，公安局的人来问少了什么，我只是说少了两台电脑，不好意思说丢了两瓶酒。这一下就把我逼到绝路了，收了人家的东西，而且还把它“开销”了，怎么好意思不给人家看稿呢？于是我将他发来的书稿打开来看，这一看，原来跟半年前的大不一样，进步太多了，几乎是刮目相看。原来林先生是个很认真、很实在的读书人，我跟他联系，他说这半年多把我推荐的两本书都翻烂了。我越看越有劲，索性一句一句地推敲着，给他改正了些方言用字，调整了格式，还将其用国际音标注上音。我放下了手头的活，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书稿统统梳理了一番，并给起了个新名《瓯越新韵》，然后交还给他请他继续加工。不久，他打电话来，说感谢我，想请我吃顿便饭，请郑朴、李岳松两位作陪。我第一次上他家，果然看到《温州话词语考释》已变得“惨不忍睹”了。

书稿终于杀青，我将其介绍给宁波出版社，一切都很顺利。现在，马上就可以付梓了，突然林先生又来电话，要我给他写篇



003

序

序。我说从来没给人写过序,因为我自知还不具备这样的资格,也不够档次。但是,在林先生面前又推辞不了,只好勉为其难,写了这篇不伦不类的东西,权充为序了。

2014年7月19日于招贤居

(序作者系文字学家,方言学家,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自序

我们父女俩之所以要撰写《瓯越新韵》，原因有二：一是温州话好，我们热爱它。二是现在温州的孩子很多已不会说温州话，把乡音都丢了，甚为可惜。因此我想让孩子们了解一点我们家乡话的特色，从而重视它，热爱它。三是温州话中所流行的许多俗语、习语，是反映温州古往今来、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活化石”，它既是印证温州历史的年轮，又是一面折射世风的镜子，所以用温州话编写通俗的歌谣之类的作品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大事。四是原来留下来的温州歌谣为数不多，有必要创作出新的歌谣，既可以保留以至发扬光大这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又能用乡音抒写新时代，反映新生活。

说温州话好，是因为温州话听起来有趣、有味，自有特色。

有句话叫“人貽坏，佛貽盔”，让我们来慢慢剖析一下，看它趣在何处，有何味道。

句中的“貽”字，是看的意思。看什么？先说看人的“坏”。“坏”即毛坏、模样。看一个人，从看他的模样、形象出发，就能以表及里，知道他的身份、地位等等。俗话说，“贼有贼相，福有福貌”，道理是一样的。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又来一个下句与之相应，看寺庙里佛像的地位高低，只要看他们头上所戴的帽盔就知道了。整



句话相当于一个成语,它把看一个人看他的样子(坯)与看一尊佛看他的头饰装扮(盔)两者关联起来,这是何等形象,何等生动!不是很值得回味吗?

这句话不仅仅因为生动、形象而使我们觉得有趣、有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表意准确、洗练。

一个“眈”字,用得恰到好处。“眈”有两个读音,现代汉语里只收一个音yī,盱眙,地名。我们这里念cì,“认真看”的意思。表示看的字词多得很,为什么这句话要用这个字呢?《说文解字》里说:“眈,直视。”《古代汉语字典》里说:“眈的本义指目不转睛地直观”。释义为正眼看,注视。答案终于来了:只有这种看法,才能从“坯”里与“盔”上看出名堂来。这就叫“透过坯、盔看本质”。当你揣摩到这一意境时,你不觉得温州方言的意深与味浓吗?

像这样的话很多,说一个人很糊涂,很混沌,头脑不清,就说他像“云抬月恁”,这生动否?你仰头看看天上云里的月亮,就好像云抬着月亮一样。月亮能看清楚吗?不也是糊里糊涂,混里混沌吗?

有句方言叫“汗滋滴流”,一般是指出大汗时的情形。这四个字,字字有水,连在一起,很有道理。“滋”、“滴”、“流”三个字都是形容汗的,但程度不同。滋,有一点点渗出来了;滴,更进一步,往下滴了;流,简直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了。你看,把出汗的情景只用这四个字就概括得如此准确与传神,而且你还可以进一步联想到劳动或运动之激烈,仿佛还可以领略到气喘吁吁的情景,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牵丝攀藤,是一种人生纠结,温州人形象地创造出这个惟妙惟肖的好词。当你看见深山之中的老藤条条相缠、丝丝相连的样子,你会联想到什么呢?难道不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多灾多难的窘境?



说温州话有趣、有味,是因为它还富有生活情趣。也就是说语言的生活化,通俗化,大众化。温州人民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是温州语言的源泉。下面举一个例子:

直拔直

锤打钉,直拔直,退退爻,沃一式。

你半斤,我八两,簞里爬到你蓆里。

这首歌谣宛如一幅淡雅、清新、朴实而又创意奇特的民族风情画。“直拔直,退退爻”,六个字俗气十足,而又理直气壮。俗话说,“鞋锤儿打钉直拔直”,意思是没有输赢,两者相当。“退退爻”又是何意?我原先欠你,或我前次负于你,而今日已把欠你的还了,或这次胜于你,这不是“退退爻”吗?这不是“簞里爬到你蓆里”吗?“簞”与“蓆”都是一种竹席,形状一样,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还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吗?这种充满生活情趣的方言,简直可以让我们赏心悦目,回味无穷。

有句话叫“捺鸡不孵”。母鸡孵蛋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一年之中,鸡会有一段时间不下蛋,身体跟发烧一样,而这个时候恰恰是鸡抱窝的时候。你只要拿上几个蛋放在里面,然后把鸡抓进去,鸡就会孵蛋了。但是你随便抓一只母鸡硬要它孵,那是不行的。所以“捺鸡不孵”的比喻义是不能勉强人家去做某件事或强人所难。像这样很生活化、民族化、乡村化和通俗化的语言,在温州方言里是举不胜举的,如“菜头出,医生没”,“捉头猫狸放鸡窝里养”,“鬼抬轿恁”,“走西瓜园里过,沃是头”等等。

我们说温州话有趣、有味,还因为它诙谐幽默。请看:

赖哭猫,小气猫,蟹汁八酱乌炭猫。

还有一种农家猫,多捉老鼠勤力猫。

把四种不同的猫放在一起比较,其实就是把几种不同的人物来作比较(动不动就哭的小孩、吝啬的小孩、身上肮脏的小



孩、勤快的孩子),孰高孰低,孰好孰劣,不言而喻。在笑声中给人以启迪,这就是温州方言歌谣的特色之一。再看:

口渴煞,盐卤喝,衣裳有着着铁甲。

脚有疤,遮一遮,就把裤头往下撮。

以诙谐、幽默的语言,揭示生活中的荒唐怪事,读来令人发笑,在笑声中让人品味与感悟生活里存在的悖论。

说温州方言有趣、有味,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博大精深。温州方言不仅仅具有生动、通俗、简练等特点,同时还具有科学性、历史性、传统性等特性。上至天文,下涉地理,文学、化学、政治、哲学、民俗、宗教等等,无所不包。像“黄翠英卖花三等三样”,就是出于瓯剧《鸳鸯带》;“打大炮碰着胡大海”,出于瓯剧《凤台关》;“寿山吃薄粥,命苦”,出于《金手钗》;“吃饭武松打虎,干事李寄叹气”,出于戏曲《贩马记》;“三八廿八”出于民间故事;“么么对六六”出于麻将。就拿“差一粒米稻桶恁大”这句话来说吧,听起来有点土,有点俗,可是它的意思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是完全一样的。平心而论,两者比较,窃以为还是我们这句温州话形象得多。有些方言也许就是正规成语的培养土壤,比如“画个圈倚个圈”这句方言,就是成语“画地为牢”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方言版。很多话的意思相同或相近,例如“不到横河心不死”与“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等,在一些语言辞书里均可查到。笔者私下揣摩,温州方言中有些话语是其他地方语言不可替代的,它有时真可谓能表难表之意,能状难状之境。例如,某人为了接近、靠拢有一定权势的人,明明两家非亲非戚,可硬要攀亲认故,以便沟通交际,那么针对这种意思,怎么说才能表达得既准确又简练呢?且看我编的这样一首歌谣:

豆与瓜,两样花,同时住在一院落。

天罗瓜挖白扁豆,硬缠一起认亲家。



这首歌谣里有两个方言词句是我们温州人经常说的，一个就是“天罗瓜挖白扁豆”。天罗瓜，即丝瓜。挖，即缠的意思。这句话说的是丝瓜的藤蔓硬缠着扁豆的藤蔓，比喻要勉强攀亲。还有一个是“硬缠”，它是从“天罗瓜挖扁豆”中派生出来的，意思是不顾别人反对，胡搅蛮缠，坚决要去做某件事。温州人又叫它“硬缠树”。藤蔓硬缠着某棵大树，你说这和死皮赖脸要攀亲多么相似！

作为一种地方语言，温州方言在整个中华民族语言的历史长河中，与古代汉语既有一脉相承、互通共存的共性，又有着因地制宜、活泼灵动、具体发挥的个性。我们发现，在古汉语中，存在着很多的温州方言词。换句话说，温州方言中那些依然活跃着的基本词同古代汉语某些词汇的意义和用法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就拿“汤”这个词来说，温州话音似“他”，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作“热水”讲，如“烧汤洗脚”，“汤里来水里去”等等。它在古代汉语里也一样，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在其《九歌·云中君》里，就有“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的诗句。句中的“汤”与我们方言的“汤”的意思完全相同。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用兰草浸过的热水洗浴啊，遍体就散发出芳香；穿上五彩的衣服啊，就像鲜花般的漂亮”。“汤”的另一种意思是“多汁的菜肴”，我们平时说的“四个菜一个汤”、“三鲜汤”、“鱼汤、肉汤”就是。那么作这个意思讲的“汤”，我们也可以从古代的文献里找到。宋《南窗纪谈》里说：“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显然，此“汤”就是一种“多汁的菜肴”。

我们说一个人的打扮、长相或言行举止往往有一个专门的方言词叫“妆样”，如“他的妆样很特别”，“恁该（这样的）妆样真真没眈过”。“妆样”这个方言词在宋代张先的《定西番》词中就出现过，说的是“齐学汉宫妆样，竞婣娟”，意思是说当时的风气都是纷纷效仿汉宫里打扮的模样，竞相媲美。另外还有一个温州方



言词叫“样范”，又作“像范”，与“妆样”意思相似，比如说，“某人一拿起锄头很样范”。元朝乔吉的《行香子·题情》曲里就有这个词：“据风流样范，寻常妆扮，腰肢小蛮，巧语娇，春莺慢。”

我们讥讽一些女孩身体孱弱，有时说“你还怕花打蔫爻啊”，句中的“蔫”，普通话念niān，温州话音似“央”，意思是指花不新鲜了。我想，这个“蔫”也是汉语中共有的吧，请看唐朝韩偓的《春日尽》诗：“树头初日照细檐，树底蔫花夜雨沾。”这里的“蔫”该是一种典型的用法了。

在温州方言里，有较多动词的生命力很强，经久不衰。比如斗争的“争”，还有一个意思是“有所欠缺、不够标准、相差、还不够”，这在温州方言里是经常出现的。如“开会还争三个人”，“书还争一本”，“他那个人争俚该，像头笨猪”等等。找一找古籍，唐杜荀鹤的《自遣》诗里就有这个词：“百年身后一丘土，贫富高低争几多。”还有《金瓶梅词话》九十一回中也有：“娘子人材无比的好，只争年纪大些。”

用力去捅，温州方言叫作“堪”，音似“赠”，我们常说“用拳一堪”，“这一堪，把他打倒了”等等。这对于我们温州人来说，是个土气味很重的“乡音”，可是，早在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里就有用这个词：“荆轲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堪之。”还有《明史·刘定之传》里的：“韩世忠破兀术拐子马，用五百人执长斧，上堪人胸，下斫马足。”后来，我们温州人还在这字的原有意思的基础上引申出“从旁边或外面插入”。我们说某人在别人说话时插入几句无意义的话，叫作“堪一句”或“狂堪”。劝人家不要乱说，乱插嘴，往往说“你勿狂堪”（“狂堪”也作“狂逞”）。

人睡在床上要转动时我们温州话叫做“转侧”，“侧”音似“则”。“转侧”原来的意思是“来去、辗转迁移”，最早可以从《诗经·关雎》里的“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中找到根据；再从《后汉书·王允



传》里找到定型：“允惧不免，乃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引申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转动这个意思可以从《聊斋志异·促织》里找到：“转侧床头，惟思自尽。”如果把“转侧”写成“侧转”，意思就有点变了，温州方言有句话说，“头侧转𧇵(cì, 看)何乜(音似“甲年”)？”意思是：“头转向一边看什么？”

国学大师南怀瑾曾说过，广东话是唐代国语，闽南话是宋代国语，我们温州话至今还保留许多古音读法，是唐宋之间的国语。用温州话填词作赋，押韵要比普通话更接近古音。还说，现代人研究国学，要学习温州话。有人说，能说温州话的孩子学习文言文就容易得多。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温州话，尤其是温州话里的俚语，是我们的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丢掉它是很可惜的，而且也对不住我们的老祖宗。我们温州的教育界能不能担负起挽救温州方言这一重担呢？我们的孩子有没有理由去认识温州话，学温州话，讲温州话呢？今天，我们有必要挖掘它，整理它，宣传它，传承它。这是一项宣传温州和传承历史的宏大工程，作为一位温州人，重视它，热爱它，会听，会讲，会懂，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就是外地人，也应接近它，与它交朋友，因为它毕竟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之林中的一部分啊！

在写了上编《歌谣新编》之后，我们又冒出了一个念头，能否用方言撰写对联呢？对联一般很短小，又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不像其他文学形式有着一副高雅的面孔，它易学、易懂、易记，也不难写。只要对得好，无论语言之俗雅，题材之大小，思想之深浅，皆有联趣。请看：

后生儿，隔远山叫，追媛主；
童子癯，敌气不力，对山歌。



何必我吹箫你捺窟,真个多此一举;
可惜既拗脚又碍手,还是省爻帮忙。

对联是讲究一定规则的,例如对仗、平仄等等。可是用温州方言来制作对联,字的音形义与一般的普通话有所不同。有些民间俚语结构固定,生动活泼,若信手拈来,便成对句,当然更好,可那也是为数不多。因此,在构思、制作的过程中,大多数要进行加工或改造。因此,轻形重意,有失规范,雅少俗多,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姑且称之为俗联吧。

其实,对待写诗拟联的规则,过分墨守旧体诗词的章法,字字都要讲究平仄,格律森严,甚至用韵都要合于古音,这是很不利于创作的灵动与生机的。记得有一位诗词评论家说:“诗歌写作的黄金时代,正在于使用格律而又不谨守格律,大致的格律而又不因文害意,在表达立意的需要中,实现对于形式美的创造。”这是很有见地的,它虽然是针对诗歌来说的,但对撰写对联,也是适用的。

本书内撰写的温州话俗联,如果以形式来分,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上下联纯属原创的,如“温州人走遍世界,家乡话响彻四周”,“丑婆面上生疤井,美女眼里映秋波”,“花灯热闹春正月,麦饼馅糖芒种天”等等。

第二类,以原有的温州俚语为上联或下联,再写一句新的与之相对,成为下联或上联。如“何仙姑对药,你一句我一句;铁拐李走路,东几脚西几脚”,“三八廿八假懵,一五一十公开”,“鼓楼下个雀儿老吓吓,门台外个丐儿老叫叫”等等。

第三类,是俚语集句为联,即把两句意思相关的俚语凑在一起,如“雨伞骨底戳出,手弯掬向外弯”,“笑起哭起恁,讲起唱起恁”等。